

戏曲现代戏创作丛书

六斤县长

(商洛花鼓戏)

陈正庆 田井制

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4.4331

77

六斤县长

(商洛花鼓戏)

商洛地区剧团创作组

陈正庆 田井制

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县长牛六斤在一个欣欣向荣的农村集市上，发现困难户南大婶无钱给丈夫抓药，在出卖家中仅有的三只良种鸡。这鸡又正巧被自己的妻子低价买走了。牛县长设法把鸡偷偷地送还了老南家，并了解到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出现的新问题。公社熊社长认为“包产到户，闲了干部”，富裕户吉队长认为“责任到户，各顾各富”，不愿帮助贫困户。在牛县长的模范行动影响下，熊社长、吉队长转变了思想，帮助老南家发展副业，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

责任编辑：杨清华

六 斤 县 长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永乐印刷厂印刷

字数41,000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24 插页1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800册

书号8069·581

定价0.33元

编辑前言

提倡戏曲现代戏，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各个剧种自身发展的需要。为了扶植戏曲现代戏的剧本创作，向戏曲剧院（团）推荐现代戏剧本，我们决定编辑“戏曲现代戏创作丛书”。

我们将在全国范围内陆续选择优秀的戏曲现代戏剧本，编入“丛书”。不论是否出自名人手笔，是否经过舞台演出，都择优选编，一视同仁，并注意题材、样式和风格的多样化，务使优秀剧本不致埋没。

限于我们的水平和经验，“丛书”的编选工作难免出现缺点、错误，欢迎批评指正。

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

戏曲现代戏创作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胡 沙

副主编：黄俊耀 杨兰春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杰 叶 锋

刘奇英 何孝充

余雍和 陈 芜

胡小孩 顾宝璋



县长牛六斤走访困难户，瘫痪病人南有余扑向前去跌倒在地，牛六斤将他抱在怀中。



南山秀的婚事因家穷受阻，父亲觉得自己累了国家，害了女儿，服鼠药欲行自尽，社长熊喜富背起老南去医疗站救治。



“自古都是民抬官，共产党的官儿把民抬”。县长、社长、队长抬起瘫痪社员南有余渡河。



在县长牛六斤的教育帮助下，社长、队长改变了工作作风，南家招来了上门女婿，皆大欢喜。

人 物

牛六斤——县长、县委副书记，四十六岁。

熊喜富——公社社长，四十余岁。

吉首魁——生产队长，三十五岁。

南山秀——农村女青年。

南大婶——南山秀的母亲。

南有余——南山秀的父亲。

高晓明——农村青年，朱牡丹的姨外甥。

朱牡丹——牛六斤的妻子。

小 刘——县政府小汽车司机。

小 王——公社干事。

老 杨——公社文书。

时 间 现代。

地 点 陕南山区。

第 一 场

〔山城春会，市场繁荣。幕后合唱：

二月二，龙抬头，
春风化雨醉九州。
山城闹春会咄，
十里飘彩绸。
好政策铺平了富裕路，
一步一层楼！

〔歌声中幕启：牛六斤臂戴“执勤”袖章，手执扩音电喇叭上。

牛六斤 注意了！（唱，幕后伴唱）

今年春会人倍稠，
南来北往车如流；
机动车绕道城外走，
自行车路口莫停留。
安全要记心头，
山货东关去交售，
南关河堤卖牲口。
农具、化肥西关里有，
北关新建一座百货楼；

买卖两不愁！

大嫂子管好小朋友，

小心踩了娃娃脚趾头。

扛椽的小伙你顾前后，

别碰了大伯罐罐的油，

哎呀……

又撞了大娘的小鸡雏！

〔朱牡丹提草篮上。〕

朱牡丹 老牛、老牛！（拉牛六斤）

牛六斤 你倒拉扯的做啥嘛？

朱牡丹 做啥？你忘了！（唱）

今日初八明日初九，

你过生日四十六。

待客的吃喝还没有，

你存心让我把人丢。

牛六斤 （唱）过生日，米面油盐啥都有，

熬一锅，菠菜豆腐烩羊肉，

一人两个大馒头。

朱牡丹 那能招呼客？（唱）

县政府里你为首，

掌权的人儿百人求。

柳局长，要送酒，

冯经理，要送肉，

沛主任、彭书记、

我姐家的连襟子叔，
都要送礼来贺寿，
咱不招待没理由！

牛六斤 咳！我说你呀！（唱）
你请客收礼不停口，
特权思想要研究。
这个生日我不做，
我帮忙执勤在街头。

朱牡丹 不行！跟我买鸡去！

牛六斤 随便买些菜就行了，非要买个鸡？

朱牡丹 咦！你没听人常说嘛：黄鸡肥，乌鸡香，滋补赛过人参汤。平常你忙得顾不上，明日为你熬鸡汤。把你也给胖里补一补，养一养。

牛六斤 哎！你看我一不瘦，二不胖，两头刚好都一样。我也不补，也不养。牛六斤越活越刚强。我还忙着呢！（欲下）

朱牡丹 哼！（故意高声）我知道，你如今是县长嘛！跟我一块走，怕把你当官的人丢了……

牛六斤 哎……大街市上你别喊叫嘛！好……我跟你去！
（无奈地下）

〔朱牡丹欲下。南大婶手提鸡筐上。〕

南大婶 （叫卖）谁要鸡？能下蛋的肥母鸡！

朱牡丹 肥母鸡，遇了个巧。哎——卖鸡的，拿过来我看看。

南大婶 不用看，我这是良种来亨鸡，正下蛋呢！

朱牡丹 不管下蛋不下蛋，我看肥不肥，杀着吃的，多少钱？

南大婶 三只鸡你都要了，给六块钱算了！

朱牡丹 六块，少了卖不卖？

南大婶 好同志哩！我就没和你多要，这一只是有四斤重哪！

朱牡丹 四斤？我就不信。（拿出弹簧秤，称鸡）

南大婶 我没哄你吧。

朱牡丹 这……差不多。这三只鸡我全要，给你四块钱。

南大婶 好同志哩！我是急着给病人抓药。要不，正下蛋的种鸡，我咋舍得卖呀？不信你看这药单子……

朱牡丹 我又不是医生。给你四块钱卖不卖？不卖，我走呀！（佯走）

南大婶 这……（看看药单子，只好让步）你……你拿去吧！

朱牡丹 这不对啦。给钱！

南大婶 十块？我没钱找你！

朱牡丹 哎哟！那里还搜腾不下四块钱。（从另外兜里摸）给！（递钱，提鸡）今天又拾了个大便宜！老牛——（下）

南大婶 唉！我快抓药去。（从另一侧下）

〔南山秀、高晓明肩扛扁担，载歌载舞上。〕

高晓明 （唱）你我相约赶会来，

南山秀 (唱)穿过东街到西街。

高晓明 (唱)山秀妹吔!

南山秀 (唱)晓明哥吔!

高晓明 (同唱)双双结伴喜心怀。

高晓明 (唱)古会逢春倍添彩,

南山秀 (唱)感谢你帮我卖了柴,

高晓明 (唱)山秀妹啊!

南山秀 (唱)晓明哥吔!

高晓明 (同唱)好日月待咱重安排。

南山秀 (唱)今朝初描小康景,

高晓明 (唱)单等明春冰河开。

高晓明 (同唱)同把穷貌改,

南山秀 (同唱)共把富根栽。

南山秀 (唱)哥担山货前边走,

高晓明 (唱)妹挑鸡蛋后边来。

高晓明 (同唱)相亲又相爱,

南山秀

相帮又相谐,

父母得宽慰,

苦尽迎甘来。

从此后啊,

幸福花儿开。

南山秀 走！找我妈去！

高晓明 山秀，咱的事，咱俩说定了，今天我回去给我妈把事说明，明天，我到你家去看望两位老人！

南山秀 那……那你可一定前来啊！

高晓明 一定！山秀……（将一条纱巾给南山秀系上）

南山秀 （动情地）晓明！

〔高晓明、南山秀深情地对视片刻。高晓明高兴地转身跑下。南山秀目送良久。〕

〔南大婶上。〕

南大婶 山秀！

南山秀 妈！

南大婶 怎么，我娃买了条纱围巾？

南山秀 不，我见他了。

南大婶 谁呀！

南山秀 就是我给你说的五里坪我那个同学高晓明。

南大婶 （高兴地）人哩？

南山秀 他回去了，说明天专门来咱家看望你和我爹！

南大婶 好！好！

南山秀 妈，这是卖了柴的钱，快给我爹抓药！

南大婶 不用了，药抓下了。

南山秀 妈，你哪儿来的钱？

南大婶 妈知道卖了柴的钱不够，今天也没跟你商量，我把咱那三只鸡卖了！

南山秀 啊！妈，你真把它卖了？

南大婶 这不是给你爹抓的药。(提出药包)

南山秀 妈，你真糊涂，我和晓明商量好了，今年把蛋攒下孵小鸡，办鸡场。你把它卖了，把根断了，咱家的副业该怎么搞哇！

南大婶 秀啊！为给你爹抓药治病，妈不卖它再卖啥呀？
(哭泣)

南山秀 妈，你别难过，咱的良种鸡说啥也不能卖，就是借钱，也要把鸡赎回来。

〔吉首魁抱台电视机上。〕

吉首魁 黑旦他妈，快走！

〔吉大嫂追上。〕

吉大嫂 哎哟！看把你跑得欢的！

南山秀 (忙上前)吉队长，你也赶会来啦！

吉首魁 嘿！恁大的会，叔还能不来？

南大婶 首魁兄弟，你还买了个硬纸箱子？

吉首魁 呃，这是电视机，四百多块呢，坐到自己屋里就把电影、戏都看了，还不给它影剧院掏票钱。(唱)

吉首魁逢着好时机，

责任制富了我老吉。

粮食丰收有根基，

花钱凭的会养鸡。

余粮换回缝纫机，

鸡蛋变成电视机。

明年要买拖拉机，

后年我旅游坐飞机。

吉大嫂 看把你烧燥的。

吉首魁 烧啥哩？这是凭劳动挣下的。咱卖的五千斤余粮钱还没动弹，光这回卖的鸡蛋、鸡娃钱，买电视机都没用完。

南山秀 队长，我妈给我爹抓药，把我家那三只良种鸡卖啦。我想赎回来……

吉首魁 那好嘛！良种鸡卖了太可惜！

南山秀 要赎回来，还差两块钱。我想和你借点……

吉首魁 借钱？

吉大嫂 借钱，能成。十块、八块都有。掌柜的……

吉首魁 他妈，（拉过吉大嫂）借给她那穷坑，啥年月才能还呀？

吉大嫂 你……

吉首魁 山秀，你看，叔今天买电视机把钱花光了，这……

吉大嫂 （拉过一旁）胡说哩，你身上还有几十块钱嘛……

吉首魁 那钱，咱还要买水貂儿子呢！

南山秀 吉队长，你顾一下紧，我担柴卖了就还给你。

吉首魁 不是叔不顾紧，实在是叔今天买貂儿子还怕钱不够哩！（搬起电视机欲下）

吉大嫂 他爹……

吉首魁 少管闲事，走！（抱电视机下）

〔吉大嫂追下。〕

南大婶 秀，只怪咱家太穷，让人看不起……（擦泪）

南山秀 妈，别难过，我另找熟人去！

〔牛六斤上。〕

牛六斤 哎！你娘俩怎么了，把东西丢了？

南大婶 唉，不是的，为了几只良种鸡！

牛六斤 鸡，怎么了？

南大婶 同志！（唱）

家住南岭西沟口，

他爹常年病床头。

求医吃药钱无有，

我卖了种鸡把药求。

南山秀 （唱）卖柴赎鸡钱不够，

要赎鸡还差一块六。

南大婶 （唱）队长他有钱不借扬长走，

（伴唱）母女街头泪长流。

牛六斤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姑娘，别愁！我借给你两块钱赎鸡去。（掏钱）

南大婶 同志，看样子你是市管会的，请留个姓名，以后好还你钱！

牛六斤 先不说这，快赎鸡去。（递钱给南山秀）

南山秀 那……我还钱到市管会找你。妈，快走！

〔与南大婶下。〕

牛六斤 噢！春会上，有买电视机、收音机、缝纫机的，可也有卖了良种鸡，给病人抓药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唱）